

北京大学讲演丛书·14·

# 文学与现代性

伊夫·瓦岱 讲演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讲演丛书·14·

# 文学与现代性

Littérature et modernité

[法]伊夫·瓦岱讲演

田庆生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著作合同登记 图字:01-2001-0193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与现代性/(法)伊夫·瓦岱著;田庆生译. 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7

(北京大学学术讲演丛书:14

ISBN 7-301-04983-8

I . 文… II . ①伊… ②田… III . 文学 - 研究 IV .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8910 号

本书的中文版版权由伊夫·瓦岱教授直接授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 名: 文学与现代性**

著作责任者: [法]伊夫·瓦岱 讲演 田庆生 译

责任编辑: 张小雨

标准书号: ISBN 7-301-04983-8/G·0656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址: www.pup.com.cn 电子信箱: @pup.pku.edu.cn

电话: 发行部 62754140, 出版部 62752015 编辑部 62752032

排 版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mm×1092mm 32开本 4.875 印张 100 千字

2001年7月第1版 2001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9.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 目 录

<b>前言</b> .....	(1)
<b>第一章 如何定义现代性</b> .....	(11)
一、杂音异符 .....	(12)
二、现代性一词的历史 .....	(18)
三、人类学的概念 .....	(24)
四、现代性与意识形态 .....	(31)
五、回到波德莱尔 .....	(35)
<b>第二章 现代性的类型</b> .....	(44)
一、现代动力 .....	(44)
二、时间类型 .....	(49)
<b>第三章 先锋派与返古</b> .....	(81)
一、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对立 .....	(81)
二、世纪的转折 .....	(87)
三、未来主义与世纪初的十年 .....	(92)
四、达达、超现实主义与返古 .....	(96)
五、古代性与现代性的辩证关系 .....	(102)

结束语 先锋派完结了吗？现代性结束了吗？……… (114)

## 附录

### 一、人类学的现代性研究

…………… 乔治·巴朗蒂耶(118)

### 二、先锋派与实现未来之梦的

战斗 ……………… 安东尼·孔帕尼翁(122)

### 三、现代文学具有现代性吗？

…………… 奥克达维沃·帕兹(133)

### 四、进入新场景的入场券

……………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137)

译后记…………… (141)

## 前　言

本书的内容是根据我1998年5月25—30日在北京大学所做的系列讲座整理而成。此次到北京大学讲学是在巴黎第八大学教授雅克·奈夫的安排下，应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孟华教授的邀请进行的。在此我首先谨向孟华教授表示感谢。

本书所涉及的内容与我十多年前创立的“文学现代性研究中心”在法国米歇尔·蒙田大学-波尔多第三大学进行的研究有直接的联系，目前，该中心的此项研究工作仍在继续。也正是在波尔多，我很高兴地认识了现任教于北京大学法语系的田庆生先生。他曾在我的指导下从事过数年的文学研究工作。田庆生先生首先承担了这次系列讲座的口译工作，随后又接受了本书的编译任务。我在此感谢他所做的工作和友好的合作。

在孟华博士的安排下，我后来又去深圳大学做了一次有关现代性主题的讲座。我在那里受到了段映虹女士的热情接待。她成功地承担了讲座的口译工作，我谨向她致以深切的谢意。我还要感谢北京大学以及深圳大学的中国同事们对我的友好接待，感谢他们使我在我国度过了一段愉快有益的时光。

人们对现代性(modernité)这一概念的兴趣还需要证明吗？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一样——与当代文化之间的差异在我们大家看来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事。很久以来，与普遍的历史变化意识相关的新生事物和革新举措，在全世界几乎都一样，致使人们把“现代人”与“古代人”对立起来(在讲拉丁语的西方，由于基督教思想传播的关系，从罗马帝国结束时起，“moderni”——现代人——一词就与“antiqui”——古代人——一词相互对立)。但社会在社会关系、生活方式、概念范式、知识和技术方面所经历的彻底变化和我们应该称之为“现代世界”的形成(这似乎是势不可挡的)还是近代的事。“现代世界”与几千年来曾一度支撑所有社会和文化的各种传统之间迅速地产生越来越大的距离。对这种不断加大的差异进行反思，自然是当代人需要完成的、最有必要但也是难度最大的任务之一。作家、哲学家、人种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所有学科的思想家都在为之努力，试图去分析现代土壤的基本结构，找到现代运动的动力，确定它的发展方向，赋予它某种意义或者不安地指出它没有意义。

这个历史阶段如今在法语中常常用 modernité(现代性)一词来表示。但这个出现在上个世纪法语中的、起初被视为一个新词的抽象术语，正像它所表示的既复杂又矛盾的现实一样，一直不明不白。首先是时代问题。现代性并不属于历史学家在编年史中按照某种规约而划分的某个界线分明的、可以打上相对精确日期的时期：比如，西方历史中的断代模式：古代、中世纪、现代、当代。更确切地说，现代性的含义是一种发展的过程，其最早的表现可以

追溯到最久远的时期,至少从中世纪开始(比如,一位哲学历史学家莫里斯·德·冈蒂雅克[Maurice de Gandillac]曾经将一系列涉及中世纪思想家的研究成果题名为《现代性的起源》),而其终结的时间则无法确定。如今,人们往往是从“一种发展的过程”这个意义上使用现代性一词的,尽管有些人指责该词的意思缺乏明确性,说它具有“概念性的含糊不明”的特点,但人们似乎还是离不开这个词。

但是,“现代性”这个暧昧不明的词,除了被用来表示某个历史阶段、“现代世界”、“现代状况”之外,还有其他的用法。该词自波德莱尔以来在美学和文学领域中有着极其不同的含义,尽管这个含义与前面表示的意思不无关联。这种含义的主要参照来源(但有必要对其进行仔细的研究)是波德莱尔的文章(尤其是题为《现代生活的画家》这本小册子)、其他一些作家的论著,以及从更加广泛的角度上说这个意义上的现代性与历史意义上的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还要补充的一点是,其他西方语言中类似的词(如德语中的“die Moderne”,英语和美语中的“modernism”……)只是从某个方面而言可以和法语中的现代性一词的意义重合。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有时造成一些误解,这些误解给文学和艺术批评提供了争论的内容。

这些新的问题不仅仅涉及定义或术语,而且还牵涉到我们对我们生活的时代特征所进行全面反思,我们首先有必要对此进行一下阐述。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证明人们特别重视人类学的观点,这种观点超出了局限于对某个作家、某个流派、某个特定社会的观察范围,力图找出现代性与一切最普遍、最基本的思想范畴相比所特有的东西;对

空间和时间的感知。从这个角度而言,像乔治·巴朗蒂耶(Georges Balandier)这样的一位人种学家在这方面进行的反思,对我们来说可能极富启发性。他正在坚定不移地继续着这方面的探索。我在这里所节选的内容出自他一部算是已经比较早的论著(1985年),其结尾是一个省去整体形状的拼图游戏的画面。1994年,巴朗蒂耶借用希腊神话中的迷宫建造者代达罗斯这个人物的名字作为他最新一部论著的书名。现代性就像拼图游戏或者迷宫,是一个让人迷失方向的历史空间,在那里我们既要前进却又缺少前进的路标,每个集体,每个人——尤其是每个艺术家——必须在那里找到自己的路,但却不能确定无疑地去信赖大家共享的知识或信仰可能带给他的整体观念。

因此,与现代性的历史动力直接相关的思潮、作品、文风是那么多样化、那么矛盾,既不可抗拒又变化不定:就在一种艺术思潮、一种写作或绘画形式似乎刚要确立自己的威信时,另外一种便接踵而来与之争夺统治地位,声称它又带来了能够表达时代特征、揭示时代现实的不同于其他形式的新方法。这种现象在先锋派之间的角逐中尤其明显,但我们发现,不同美学派别之间的这种竞赛以及取代了传统表现方式的所有研究方向的分裂,从浪漫主义时期就开始了。因此,当我们不再用它来表达决定某一历史时期的动力而是该时期的诸多艺术或文学表现形式时,“现代性”这个词应当使用复数的形式。

然而,我们可以探求一种现代性的分类规律,它可能帮助我们发现几组对立或对称的机制,并帮助我们在现代性的迷宫里找到方位路标。文学史只提供了一些具有偶

然性的个人或群体分类。在现代性这个错综复杂的迷宫里是否有某种逻辑规律存在呢？阿拉贡 1930 年曾经宣称：现代性是“一种时间作用”。所以，我正是围绕着时间、大众对它的感知以及我们常常以隐含的方式赋予它的区别性特征这几个方面提出对现代性类型进行初步探讨的建议。这里涉及一些正在进行中的研究课题，因此我们这里将要谈到的内容只是一种初步的构想，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要根据一些时间范式（我提议称之为“时间类型”）更加准确地给作品定位——当然，任何一部有一定复杂性的作品，更不用说任何一种有一定重要性的文艺思潮，都不能被简单地归于某种与其他时间类型无关的时间类型——，我们就必须做一些细致的分析。这里只涉及一些有倾向性的时间类型，但找出它们来就可以帮助我们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理出几条重要的脉络。

本书附录引用了墨西哥大诗人奥克达维沃·帕兹 (Octavio Paz) 的一篇文章，该文提出了一个先决性的问题：现代文学具有现代特征吗？换言之，能够决定一部作品成其为“现代”作品的那些特征与反映现代时期的历史性特征之间具有直接的对应性吗？奥克达维沃·帕兹提出了现代性所表现出的好几种矛盾性，我们后面谈到先锋派时将会提到它们。特别是他发现了一种“反现代”的（更确切地说是反现代主义的）文学现代性，尤其是在诗歌方面。帕兹还正确地指出了人们对古代、原始文化的探寻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种现代人对原始时代的追念情怀”给浪漫主义思想以来的文学打上了烙印。他指出了这种返初归根的愿望（也就是说返归在任何历史性裂变发生之前存在的那

一时代的愿望)与革命决裂发生的必然性之间的关系:这是两种时间类型之间的关系(“决裂”与“返古”),我们固然应对这两种类型加以区别,但也应该看到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现代性不仅仅涉及事物的客观变化。没有现代性意识便没有现代性:要意识到与过去相比发生的变化和出现的差别,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与旧时代根本不同的时代。就是说要有变化意识。人们可能会觉得这类转变多少有些强烈、有些干脆,但它却是事物长期发展的结果,它深入人心,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意识曾在一大批西方(尤其是巴黎和维也纳)作家和艺术创作者那里得到全面的体现,当时就是我们称之为“世纪之交”的时期,也就是说 1895 年至 1905 年或 1910 年左右。这些年代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们是艺术领域百花争艳的时期。这个时期的艺术争鸣预示了 20 世纪艺术发展的主要趋势。先锋派这一概念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盛行于艺术领域,而这个概念在此之前主要属于政治和意识形态范畴。我们知道这个概念流行的原因:对重大的历史裂变的意识(这些年层出不穷的科技发明构成了这种意识产生的主要原因)加上人们对一个吉祥美好的新世纪的憧憬推动了各种各样的大胆创意。人们不再按照浪漫主义的怀旧模式把这次裂变当作一种厄运来经历,而是如同革命战斗时期一样把它看作孕育新希望的摇篮。创新本身成了追求创新的目的,革新举措的价值得到肯定。人们从波德莱尔意向中的“现代性”(现时在作品中的表现)过渡到一种目标向着未来的极端“现代主义”。于是一个新词出现

了：“未来主义”。安东尼·孔巴尼翁(Antoine Compagnon)的文章(选自《现代性的五个矛盾》，见本书附录)精辟地指出了上述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提醒人们要避免过于简单化地来解释现代诗歌，把它看做从波德莱尔到当代诗人的一种线性发展的结果。

此外，应当承认，主宰本世纪初先锋派艺术探索的那种乐观主义激情并没有持续多久。首要的一个原因显而易见，它属于一般的历史范畴：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方陷入了它曾经以为永远脱离了的野蛮境地之中。人们曾经天真地以为新的发明创造是幸福与和平的源泉，然而这些发明创造却使人们的毁灭能力达到了一种始料未及的水平。因此一些新的先锋派思潮便应运而生，它们的代表在一种强烈的反抗意识的支配下，反对现实社会，如同达达所主张的那样，经由混乱之境实现重建社会的可能。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以及其他一些所有先锋派思潮都碰到的障碍。首先，我们可以自问一下，与过去的整个文化进行比较彻底的决裂这种想法是否含有很大一部分幻想性。人们的审美观只是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改变。我们曾经以为被禁止的一些行为、一些信仰在它们被宣布已经死亡之时还在苟延残喘。那些即使已被深深改变的生活方式也会使自己适应新的形势不断持续下去。这不一定就是落后的或墨守成规的表现。一些技术创新与其说是取代了不如说是丰富了过去的技术：阿波利奈尔1917年曾有点过于匆忙地宣称电影和录音技术取代了写作，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思维方式、情感反应、想像范式以及叙事模式(尤其是童话类型)方面存在着一些恒定不变的，我们

可以说属于人类学研究范畴的特性。既然人们的思想要面对未知世界，那么，神话中与人类最古老的精神结构相关的一部分内容无疑就有其顽强的生命力。遗传下来的神话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文学不能割弃它，更不能割弃那些它能够重新加以创造的神话，否则文学就会自己损害自己，变得极为贫乏。

此外，先锋派往往就是在为避免落入俗套而做出努力的过程中重新发现了原始文化的价值。他们所进行的创新探索，不是为彻底更新被他们视为枯竭的艺术而从古代文化中汲取灵感，就是以古代文化作为归宿：从这两种意义上来说，它们都超越了现代和古代之间那条不确定的界线。兰波计划要写出一部“黑人的书”，高更去太平洋岛体验生活，布拉克和毕加索从非洲人的雕刻作品中汲取创作灵感。超现实主义画家和作家深深地感到他们与原始文化之间的共鸣，梦想重新找回失去的创作能力。

以上所有这些原因说明了先锋派这一概念为什么很少再为当代作家或艺术家使用的事。是否应当认为现代性本身已经过时了呢？美英评论界现在常常使用“后现代”这个概念，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还对它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但这个概念只有在以下两种条件之一具备时才有意义：一是如果我们把“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局限于表示一系列打上历史日期的美学思潮的意思(这是英美评论界的观点)，二是如果我们借助理性的辩证法和全人类朝着自身解放的目标前进的这个进步主义神话(利奥塔称之为“宏伟叙事”)来定义现代性。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他的文章(见本书附录)中注意到了进步

主义现代性的消失,但同时断言,人类所面对的生存条件在不远的未来仍将继续发生迅速的变化,继续朝着复杂化的方向发展。他所预想的太阳的消亡无疑和人类不属于同一个时间层次。但从其他角度来说,我们可能会想到底是科学技术的动力为人类服务呢,抑或是人类不知不觉得为了为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复杂化所利用的工具。这样说来,历史意义上的现代性就只不过是一个向着一系列新的生存条件过渡的阶段,“历史”这个概念本身会在新的条件下失去它的意义。但是,只要人类能把自己看做一种具有历史性的动物,只要他们至少还会去尝试为其所经历的历史赋予某种意义,现代性这一概念就会显示出它的作用,人们曾为澄清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种种冲突与矛盾而不懈努力,它既表示一个为不断变化的动力所左右的时期,又表示对打上这些变化烙印的不同现时情境的意识。

巴黎,1999年10月



# 第一章

## 如何定义现代性？

含义最丰富的概念往往也是最不容易定义的概念。这些概念的使用范围涉及不同的领域，它们在不同情境中所表达的意思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法文中的“现代性”这个词就属于这种情况。它悄然出现在 19 世纪，如今已成为文学和审美批评言论，以及历史、社会学、经济、政治直至广告术语中的一个关键词。它所具有的不同价值取向，既可以使其成为一种宣传性的口号，也可以使其成为一种有利于传统的反衬物。

如果说现代性的定义问题不是一个完全不可能解决的问题，那么，它现在至少还是个没有定局的问题，因为，它牵涉到关于现代性的总体观念。该观念一方面涉及许多不同的领域，而另一方面又缺乏完整的界定性：没有人能够给一系列发展运动的进程（其中大部分正在我们的眼皮下继续）确定一个无可争议的终点或停顿点。根据这样或那样的标准来断定现代性的结束，已经就意味着赞同对现代性做出某种具体的界定，这也就意味着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于是，“怎样定义现代性？”这个问题——我们起初还可能简单地将它理解为“什么是现代

性？”的问题——蕴涵着下面这个先决问题：“定义现代性的可能性存在吗？”

假如我们希望凭经验从我们在不同著作或最近的出版物中可能发现的有关“现代性”一词的诸多用法入手，那么，我们只会遇到更大的麻烦，因为这些用法所表现出的多样性、杂乱性（说的过分点，就是不协调性）真是太大。“现代性”属于那些多义性的概念，它们的内容逐渐分化。1860年前后，波德莱尔以自己的方式对该词进行了定义，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这还是个相对比较新的词；后来，该词的内容受到了另外一些与它相近的词的影响和挑战，我们完全有必要对这些相近的词加以区别，但人们习惯上总是趋向于把它们搞混：“现代主义”，甚至“现代化”就是两个与“现代性”相关的术语。

## 一、杂音异符

1984年，《图书天地》推出一组具有明显消极意义的专题报道，题目是：《难以捉摸的现代性》。一位哲学家在报道中宣称，这个概念“令人讨厌，且空洞无物（……），它与哲学没有多大关系，哲学问题（……）是超越时间的，否则它们就毫无意义”。一位文学评论家将“现代性”与“现代主义”混为一谈，认为它是“一个已经过时的概念”，并且得出如下结论：“我们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假如我们想属于今天，我们就不再属于现代。”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现代性“终究是进步意识形态的后代（……），它受到祖宗的吞噬，遭到时尚效应经验主义的侵蚀，最后变得面目全非。”就这